

松花江上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新一区里的生旦净末丑

徐凤宁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新一区里的生旦净末丑

徐凤宁 / 著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一区里的生旦净末丑/徐凤宁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7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773-2

I. ①新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95363 号

责任编辑: 程黛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10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15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7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2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这是一个变革时代留下的记忆，那些处于边缘状态的人、事件，无疑在演绎着属于那个时段的故事。

——摘自《国营五三四九厂军转民工作备忘录》之一

新一区这儿，总出事儿。陈欣明新搞的一个女人，不知怎么着，就光着身子死在了他的被窝里。他被公安局关了好多天，后来虽然被放了出来，可就流传了很多闲话。有人说陈欣明裤裆里的家伙粗壮得要命，活生生把那个刚搞到手的女人给干死了。于是就又有人添枝加叶，说他先前的老婆和别人跑了，就是受不了这个，说他的家伙平时可以围在腰上；还有，就是施晓燕的儿子麦冬，越长越不像他现在的爸爸，倒像施晓燕的姐夫。施晓燕的老公听了这话，就特别的郁闷。前几天，连襟两人在一起喝酒，最后，都喝高了，不知说些啥，就动手打起来了，结果施晓燕的姐夫肺部中了一刀，没抢救过来，当天就死了。施晓燕的姐姐受了刺激，从此心灰意冷，遁入了空门，在城北的止水庵出了家。从此，晨钟暮鼓，青灯古佛，再不问人间世事，变成了个活死人。现在留下一个寡妇施晓燕，还有她外语学院毕业的儿子麦冬；王喜子刚娶了如花似玉的新媳妇不几天，自己就上吊了，有人说是因为新婚的媳妇璐璐长得太漂亮。是狐狸精！王喜子镇不住她。还没结婚时，王喜子就听别人说，这个女人风骚，生活上不太检点，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，至少有一个加强排！王喜子鬼迷心窍了，被她的脸蛋迷住了。一心满指望着结了婚，新媳妇会有所收敛，可他这个老婆，还是三天两头的不着家，给他戴了各式各样的绿帽子。他就一时想不开，趁着新媳妇在交换台上夜班的时候，在自家屋里的窗框上吊死了。这也算宁在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！后来听说，王喜子吊死的那间小屋，夜间经常听到王喜子断断续续的哭声，哭声很渺茫，但很真切！像远处谁家录音机里传出的断断续续的歌声似的。新媳妇璐璐被吓得再也不敢一个人在家……

就因为这儿，五三四九厂的职工都说这地处荒郊野岭的新一区邪性，

风水不好。

据当年参与施工的知情人士说，几十年前，在建这片家属区前，这里是一片烂尸岗子，就是一片坟地。听说这里埋的都是一些十月革命后逃亡来的俄国人，到了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，最后，都是客死他乡了。刚开始施工时，有人挖出了人的头骨，发现了骷髅嘴里的金牙，就抱到了一边，用钳子把金牙掰下来，据为己有。后来知道的人多了，就开始了抢夺骷髅，每当挖出来一个骷髅，就会有好几个人来抢，都要看看嘴里面，有没有金牙之类的东西。发展到后来，什么都要抢，因为有人又在骨骸的颈部和手指的位置，发现了金项链和金戒指。就这样，这块坟地被彻底地翻了个底朝上。死人的骨骸，被扔得到处都是，在这里安睡了几十年的鬼魂们，这一次彻底地沦为了名副其实的孤魂野鬼！早些年间，晚上在这片空旷的大地上走夜路的人们，总能看到蓝色的鬼火，在地皮儿上乱窜，令人毛骨悚然！所以，住新一区的人，都说这里阴气太重。

后来五三四九厂扩建了，就又在市中心建了二区，那里建的是楼房，条件比新一区好。厂领导们就陆续地搬到了那里；七十年代中期，又在城里建了三区，依然是楼房，条件依然比新一区好，那些有头有脸的中层干部也搬走了；可还有一大批的职工住在新一区。

新一区也有优势，就是离工厂近，空气新鲜。新一区旁边，就是实验场，职工管这里叫靶场。电网围成的试验场面积很大，除了炮位，全都是自然生长的各色树木。电网的最西边，有一条不宽的清水河，是工厂和市区天然屏障。小河流过靶场的边缘，在城里转了几道弯，最后，汇入了滚滚流淌的松花江。小河的对面就是省植物园，里面有几千种树木、花草以及药材，听说原来是东北林业大学的园林基地。每年到端午节前后，清水河畔蛙鼓震天，每到晚上，新一区就淹没在那片蛙鸣鼓噪声中，那叫声叫得恬静自然，让人心醉。每当这时，就到了青蛙恋爱的季节，清水河里就有数不清的蝌蚪，在岸边游动。那时，清水河畔是最热闹的季节，那里就变成了新一区孩子们的乐园。

在靶场树木的尽头，是一个钢筋混凝土修筑的圆柱形靶洞，这个圆柱形的靶洞很高，也很结实，一时成了这座兵工厂的标志性建筑。这座兵工

厂生产出来的炮弹，每批都要做爆破试验，试验的炮弹，装进炮位上的炮膛里，激发后，会准确地落在靶洞里爆炸，然后技术人员到靶洞里，用细筛子把爆炸后的弹片筛出来，做炮弹爆裂后杀伤力的评估数据实验。那些年，在新一区整天都能听到轰隆隆的炮声。

那片在坟地上建起的陈旧的新一区，转眼已经几十年过去了。由于年久失修，新一区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。新一区的“新”字，也失去了它原有的风采。人们在自己家的势力范围内，私自地接盖了很多偏厦子、煤棚子，使这里的布局变得更加杂乱无章。新一区的住房一直没有改善过。原来这里的吃水也很困难，几百户人家，只在新一区的中间，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，每家都必须备有扁担和水桶，挑水是新一区每家男人的必修功课，就这样在吃水的高峰期，还要在那个唯一的水龙头前排队挑水。虽然，在七十年代中期，厂里给新一区接通了上水，但由于条件限制，没有装下水。居民们污水脏物随处倾倒，致使新一区的住宅，地基下沉，街路升高。现如今，新一区老房子的窗台，已经低于地面了。从屋里往外看，只能看到人的脚和鞋。要是赶上下雨，这里就没了路，原来的路就都变成了一片沼泽，人们就无路可走了。这里每家必备的行头绝不是什么流行的时装，而是雨靴，在新一区住，没有雨靴，雨天你是寸步难行。

现如今在新一区这儿住的，全是老工人，以及那些没本事的低级干部。不过也有例外，“老团长”住这儿。“老团长”官可不小，早先当过五三四九厂的一把手，那可是响当当的厂长。后来虽然降为副厂长，可人气不降，在新一区的人眼里，“老团长”永远是一把手。其实，厂里给他在二区分了高档住房，一套两室一厅，配了专车，是一辆苏联产的华沙轿车。可他是家也不搬，车也不要，说在新一区住得已经习惯了，这离工厂近，方便。至今已经几十年了，整天就是走着上下班。

“老团长”是山东人，姓田，叫田振江。解放战争时，是四野的一个团长，跟着解放大军一路拼杀，直打到了海南岛。抗美援朝回国后，因为他头部负了伤，就带着不少部队的小伙子们，转业到地方工作，来到了东北。在眼下这个伪满洲国酒精厂的原址上，筹建了这个代号五三四九的兵工厂。他就是这个兵工厂的第一任厂长。可厂里的老一辈职工们，没有管他叫厂长的，都叫他“老团长”，一叫就是几十年。

六十年代中期的一天，他在山东乡下老家的老婆找来了，还带着一大一小两个男孩儿。这在五三四九厂可是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！谁也没听说过，“老团长”在老家有老婆、孩子。只知道他新娶的老婆，是一个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是厂职工医院的医生乔娟。这一下可是说什么的都有了，一时间，闹得是沸沸扬扬。北京的部里也下来了工作组，来调查此事。组长也是四野转业的一位老首长，战争年代他们在战场上都见过。这个组长，也是大老粗，一个不折不扣的军人，嘴里说着粗话，可人却爽快得很，办事不讲究原则，只看实效。由于他本身也没觉得“老团长”的错误是个什么致命的事儿，只不过是男人们易犯的一个毛病，处理起来就豁达了许多。他依旧是部队里的那一套，做起事来，雷厉风行，令行禁止。命令“老团长”写检查。“老团长”觉得要想过关，检查一定要深刻，就东拼西凑地写了十好几页，可这位组长偏偏不识几个字，西瓜大的字也认不到两筐，手抓着头发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子午卯酉来，一把又给“老团长”撤了回去，扯着嗓子说：

“啰里啰唆的，简单点儿，只要认识到了，一句话就成。”

“老团长”点灯熬油地白忙乎了好几宿，这位首长，连看都懒得看，“老团长”就闹开了情绪，拿了一张白纸，就写了一行大字，给了这位组长，上面写道：我在女人一个巴掌大的地方，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。没想到那位组长一拍大腿，哈哈大笑，检查就这样过关了。

可这段事儿，却哄哄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才算有了结果，这个结果，却令“老团长”追悔了一生。那就是和“老团长”已结婚的厂职工医院的女医生乔娟，被工作组的那位组长，强行地做了工作，又回了云南老家。“老团长”也由原来的厂长降为副厂长。

现如今“老团长”的两个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，都在南方工作，一年也回不了一趟家，这个家就显得更清静了。老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年轻时那火暴的脾气，这些年也改了不少，遇事儿也冷静了很多，不再和“老团长”顶牛了，人也随和了许多。“老团长”依旧是很少顾家，整天的长在厂里，家依然像个旅店。长此以往，老伴儿就学会了独自的打发时间，闲来无事时，就爱和左邻右舍的家属们打打纸牌，多少的还挂些彩头，一天下来，有个块八角的输赢，不是为了那几个钢镚儿，就是为了找点乐儿。再

没事就聊些东家长西家短的闲嗑儿。有一阵子，不知怎么了，又迷上了练香功。听说市里来了一个气功大师，是从武当山下来的，在文化宫建了一个什么道场，她就放下了手里的家务事儿，风雨无阻地去赶道场，练开了香功！几个月下来，她仿佛已经练就了半仙之体，已经闻到了从自己手心及腋下飘出的缕缕芳香，于是她逢人就讲，见人就让其闻她的双手，有悟性好的邻居就闻到了香味，但香型不同，有说是茉莉香，也有说是玫瑰香，每当这时她便极其得意，自己也便觉得神清气爽了。可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庸之辈，什么也闻不到，她便无奈地摇摇头，叹息道：悟性太差，与道无缘……说来也怪，这香功在她身上还真的奇迹般的起了作用，原来腰酸腿疼的老毛病变轻了，于是她就开始整天地坐在炕上，闭目合眼地打坐修行。后来，大儿子、儿媳单位那边忙，没时间带孩子，就将小孙女田甜，从南方送回来，让奶奶帮着照看，这样，老太太才算有了些事儿干。

七月份的天，就像小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。刚才还是响晴多日的，忽然，就电闪雷鸣，狂风大作。不到一支烟的工夫，天就像黑锅底一样暗下来，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炸雷，雨下得已经看不清眼前的物件儿。转眼街道上就汪起了成片的积水，豆大的雨点儿落在积水里，溅起了一片片的水泡。王喜子家的偏厦子屋顶的油毡纸被大风吹开了一道大口子，桌面大的一张油毡纸在大风中拼命地拍打着，屋里已经开始漏雨了。这时，就有一个男人披着一块塑料布，从屋里出来，笨拙地冒雨踩着梯子，爬上房顶，拿砖头压住要飞的油毡纸。虽然是雨中，也有好事儿的人，透过模糊的玻璃窗，看得真切，人们都疑惑，王喜子都吊死小半年了，这男人是谁呀？有眼尖的人，就认出来了，这是王喜子媳妇璐璐的新相好，家住新三区的厂技安处的技安员张普安，一个极会讨好女人的男人。暴雨下了不到一个钟头，又渐渐地停了，天空立马又放了晴，西南方的天边上，挂起了一道七彩的虹，像有人在那边抹了一笔，就使得这盛夏的天空增色不少。那些已经褪了色、掉了漆的蓝色木板门开了，脚穿各色雨鞋、也有打着赤脚的人走出了小屋，各家的小院里就有了“唧唧喳喳”的人声，街道上就弥漫了从各家灶膛里，冒出来的呛人的煤烟和做饭的米香味儿。

人们仿佛是不约而同地拿了盆、锹等工具，从低矮的院里往外“哗哗”地淘水，此时的小巷里，早已是汪洋一片了……

一群孩子，有的光着脚丫，有的穿着塑料凉鞋，跑到了街上。他们蹬着没了脚脖儿的泥水玩耍嬉戏，有的用泥巴在自家门前修着防水堤坝，有的在水泡子里放着纸叠的小船……忽然，有人喊，靶场的电网又电死人了。于是，新一区的孩子们就扔了手里玩着的东西，一窝蜂似的往靶场边上的电网旁跑，一边跑一边胡乱地喊着什么，像一群撒欢儿的野马。

于是，住在新一区的人，就像听到了重要新闻，趿拉着雨靴，三五成群地快步往靶场边的树林子里集结。一会儿电网前就围满了人。来这里看死人热闹的，多半是一些爱凑热闹的闲人。在这个远离市中心的兵工厂范围内，人命关天可算是一件大事，足够这里的人们，街头巷尾的娱乐好多天的了。

想当年“老军工”可神气了，上班拿的是通行证，其他单位的工作证，和这一比，差行市去了，只这一点，满足了多少人的自尊心。那时，兵工厂可是个神秘的地方，试验场更是森严壁垒，没有特殊证件，就连一只猫也别想混进去。现如今不那么风光了，两伊战争结束了，兵工厂的出口任务少了，生存都成问题了，更不用说待遇了，和其他的企业没法比。每个月的职工工资，都是靠厂长几次进北京，在部里软磨硬泡地跑来的贷款，只有这样才能勉强发下来工资。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军工企业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威风。就连以往常常回荡在这片天空中的“轰隆隆”的炮声，也很难再听到了。真不知有一天，在这里彻底地听不到这熟悉的炮声，新一区的人们是否会习惯。

尽管炮声少了，可这里的管理，依旧是按部就班，一直延续着军事化管理，还是密闭得像铁桶一般，圈在厂区周边的高压电网，依旧“滋滋”地叫着，发着瘆人的信号，警告着那些想要铤而走险的人们！每当傍晚，微风拂过，电网上还会“噼啪啪啪”迸溅出火星儿，电网的瓷瓶上挂着的那块白色警示牌上，画着一个黑色的骷髅和红色的闪电图标，这是危险的标志。

靶场的电网旁，已经站满了看热闹的人。想来，这已不是第一次电网伤人了。试验场的高压电网旁，长满了一尺多高的野草，乱草下，倒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。不用说看着装，就知道是周边乡下的农民。他的半

边脸已被高压电网的弧光烤焦了，呈炭黑色，嘴唇上翻，龇着满口雪白的牙，显得面目狰狞恐怖。厂里保卫处的老铁，是个大块儿头的汉子，屁股蛋子上挂着五四式手枪，手枪的皮套外，插着五粒子弹，他领着几个警卫排的人在勘测现场。他们在死者身上找到了铁锯、克丝钳子、玻璃丝包装袋等工具，看来是远处炮位上那堆铜质的炮弹壳，送了这个男人的命。死者身后的草地上，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，坐在泥泞的草地上，已哭得死去活来。这是死者的女儿，叫曾可。几个大娘、大婶围在她身旁安慰着：

“可可，别哭坏了身子，你要倒下了，你娘可咋活呀？”

二

醉醺醺的吴成看完热闹，黑黑的眼圈中，一对布满血丝的小眼睛，形容枯槁，像吸了鸦片烟的病人，眼神有些飘忽和迷离，满嘴酒气哼着蹩脚的二人转小调往回走：

三更里呀
我们两个进绣房
二人上了呀床啊
解开了香粉袋呀
露出了菊花香啊
一朵鲜花被郎采
那么咳呀咳呀
郎君你说香不香啊

.....

吴成是新一区的“名人”，一位在五三四九厂出了名的“酒仙”，一天三顿离不开酒。他常说：自己就是一颗多年的老人参，就得用酒泡着，不然的话就烂了。吴成正走着，猛抬头看见了路旁背着手向这边走的“老团长”，他想躲开，可“老团长”已经看到了他，他就嬉皮笑脸地凑过去，打了一个酒嗝，大着舌头说：

“田叔，没去……看看，又电死一个偷铜壳的，真是要钱不要命！这回厂里又得掏……掏钱了吧，今儿上午我就觉得不对劲，好好的天儿，咋就忽然黑了，咋就下开暴雨了，这是不祥……不祥之兆……”

在五三四九厂，吴成是个绝对的例外，只有他一个人管“老团长”叫田叔。“老团长”没等吴成说完，就打断了他的话，面目严肃，声音冷冷地说：

“得了，别瞎白话了，马尿又喝多了！咋又没上班？还泡病号呢？”

吴成龇牙笑了笑，调整了一下已经有些拌蒜的双脚接着说：

“那哪能呢！这不是家里……家里有点儿小事儿吗。”

“老团长”鼻子哼了一声，他听说了，吴成的老婆这些天总往外跑，又不着家，吴成管不了她。听说外面有男人包她，有时，晚上也不回来：

“就是在家看着你老婆？你那老婆你能看住？屎道尿道都能跑！”

吴成张了张嘴，没吭声，看来“老团长”捅到了他的痛处。“老团长”看着醉醺醺的吴成，以强调的口气说：

“明天你要再不上班，我就让你们车间主任扣你的工资，还没人管你了呢！”

“老团长”没有停下脚步，继续往出事的地方走。

吴成觉得有些丧气，刚才看热闹时的好心情，被“老团长”给搅了。尤其是对“老团长”说他在家看着老婆的事儿，极其不满！觉得他这是狗拿耗子，有些多管闲事儿。

其实，吴成心里有数，他这是在装傻。只不过，他这样的男人，在人群里，比例占得很少，因为，谁也不愿意把绿帽子扣在自己头上，所以没人理解他！吴成的老婆红杏出墙，他自己早就知道，比谁都清楚，起初他知道这事儿时，也和其他男人一样，恨得牙根痒痒，也想去玩儿命！可不知怎么的，这个女人把他的魂都勾走了。为了这个女人，他啥都忍了！当现实摆在眼前时，他还能咋地，从结婚那天起，他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。他经常暗示自己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！眼下他只能是佯装不知而已，该干吗就干吗，该吃饭就吃饭，该睡觉就睡觉，该上班就上班，该喝酒就喝酒。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他暗暗地佩服自己，这是怎样的一种大将风度啊！他知道，总会有一天，他的女人累了，或被外面的男人伤害了，抑或她自己感到无聊了，就会回来了。那时，吴成会对着那些曾经对自己指手画脚的

人，大度地一笑，告诉他们一句至理名言：世界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

吴成用手揉了几下醉蒙蒙的眼睛，调整了一下身下的脚步，转身晃悠悠地继续往家走，走了几步好像才反应过来，转回身冲着“老团长”远去的背影啐了口吐沫：

“咋了？我泡病号？我有……有医院的病假条！”

吴成的老婆叫武媛，原来是装配车间的装配工。由于人长得漂亮、水灵，天生的风情万种，就成了工厂里男工们追求的对象。她干活不愿意花力气，却极会用女人的手段，一个飘忽的眼神，一句麻酥酥的问候，就够那些小青年儿为她着迷了，武媛手头的工作，总会有些小伙子自愿地帮着忙活，在她的身旁，始终都有好多男人在献殷勤。吴成算是一个，可因为不在一个车间工作，形象又很猥琐，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竞争力不够。在众多的男人堆里，武媛从来没正眼看过吴成。

车间里有一位工段长，叫侯新吉，是个有老婆、孩子的男人。他满脸的痤疮疙瘩，相貌确实是不敢恭维，但他却能说会道，脑子活泛，领导面前吃得开，那可是车间里数一数二的实力派人物。侯新吉有个毛病，就是见了女人挪不动步、话也多，尤其是见到漂亮的女人，那就是个“话痨”。平时手脚也不是很规矩，就爱和那些女职工打情骂俏，拍一巴掌女人的屁股，抓一把小媳妇的脸蛋儿，对着她们说上几句荤话，就像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。

有一次，几个泼辣的孩子妈妈，都是半大的中年妇女，也都是被他骚扰过的女人，商量好了要整治他，就找准了一个机会，把他单独一个人堵在了车间的休息室里，按在长椅上，扒光了他身上的衣服，连短裤都没给他留下，几个女人扯开前襟，露出雪白的奶子，用手挤出乳汁往他的脸上喷，女人们嘴里嚷着，这回让你看个够！侯新吉万没想到，这几个女人是如此的彪悍，她们的举动太出乎他的预料了。长椅上的他，光着瘦骨嶙峋，如同仙鹤般的身子，脸上、鼻子上都是女人们的奶水，他被呛得有些发蒙，只有苦苦哀求，女人们并不罢休，把他浑身上下掐得青一块紫一块，女人们把他磋磨够了，出了这口气，才算了事儿！经过这件事，工段长侯新吉真的怕了这些老娘们儿！可就是这个工段长侯新吉，还是不长记性，像

是属老鼠的，撂爪儿就忘。沾花惹草的习性好了一阵儿，可自从见了武媛，就又被这个漂亮的女人，迷得是神魂颠倒了，他的话又开始多了。武媛也觉得和他这个实力派人物搞好关系，在工段里能得到些照顾，对自己没有坏处，所以，也就顺水推舟，经常地和他眉来眼去，频频地暗送秋波。

一天夜班，工段长喝了点儿酒，实际上也就是借酒遮脸儿。侯新吉连哄带骗地把武媛领进了树林深处，那是一座空旷的车间库房，看着漆黑阴森的库房，武媛有些怕，但也有些兴奋，她蹑手蹑脚、东张西望，两手抱在胸前，鬼使神差般地跟着侯新吉往前走，她柔软的身子，紧紧地依偎在工段长的身旁，他们来到了库房的一个角落，此时的工段长侯新吉，早已是欲火中烧，眼睛里散发着狼一样的绿光，他一把搂过武媛，拼命地撕扯开她的衣服，武媛也是早有预感，觉得今天会发生点什么事儿，所以，并未反抗，她半推半就地被扒光了衣服。武媛的乳房很软、很白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白得有些耀眼，侯新吉不顾一切地把武媛按在了墨绿色的发射药铁箱上，铁箱上有些凉，武媛发出一声妖艳的惊叫，侯新吉脱下自己的外套，垫在武媛圆润的身体下面……工段长侯新吉不愧是情场老手，弄得武媛如醉如痴……武媛也很会调情，淫荡的叫声很大，在空旷的库房里传得很远。

侯新吉抹了一把脸上的热汗，站起身。把武媛从发射药铁箱上抱起来，放到地上，自己开始穿衣服，他这边裤子还没有系好，那边武媛却不知为什么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，抱头哭了起来，而且哭得没完没了，声音是越哭越大。这一下侯新吉被吓得没了主张！仅存的那点酒意，早随着那身白毛汗蒸发了。他怕这哭声引来车间里其他的夜班工人，他急得手脚冰凉，裤兜子直冒凉气，不争气的下身，直想尿尿。他不知怎样能让武媛不哭，情急中从上衣口袋中，拿出了二十元，递到武媛眼前，武媛还是不停地哭！他又拿出一张，武媛仍然哭！他又拿出两张，声音有些颤抖着，“咕咚”一声跪在了武媛身前，带着哭腔说：

“五十元了，你还哭？”

那年头的五十元，是工段长一个月的全部薪水。武媛真的就停止了哭声。

后来这件事儿不知怎么的，车间里的人就都知道了。有人说是那天

晚上，有个小青年儿去库房取料时，听到了武媛的叫声，顺着声音也看到了他们俩在那里男欢女爱的场面，小青年一时来了情绪，目不转睛地看了个全过程，是他把此事传扬了出去。后来，听说这个取料的小青年儿，眼睛上长了个硕大的针眼，疼得他满地打滚，就是因为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；也有人说是工段长侯新吉回家，在老婆那里工资交不上账，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自己坦白了，老婆到处的一闹，就都知道了。不管是怎样，反正是知道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也是越传越难听。最后，武媛依然是“破鞋”的化身，侯新吉最后带着哭腔的那句话，更是为武媛定了官价，就是五十元可以玩儿一次。那些个围着武媛打转的小伙子们，彻底地灰了心。从此对武媛再也没了热情，像避瘟神似的躲着她。从那时起，暗地里人们都叫她“五十元”，武媛的名字渐渐地被遗忘了。

但对这件事儿，吴成还是个例外，他有自己的理解。他不在乎女人的声名，更准确地说，他不在乎武媛的声名。因为武媛的美丽，在吴成的心理无人取代，只这一点，他可以忽略一切！他对武媛显示出了男人海量的宽容，不畏风言风语，照样从冲压车间去装配车间找武媛，给她带吃的，接她下夜班。

一天晚上，新一区旁的火车站前广场放露天电影，是阿尔巴尼亚电影《海岸风雷》。吴成就买了两缸儿瓜子，装在裤兜儿里，来找武媛要和她一起去看电影。武媛就被感动了，要知道，那时，已经没有哪个男孩儿敢来找她。她二话没说，就和吴成挽着手去了。看露天电影的人很多，又吵得要命，他们就贴着墙根站到了银幕的后面，这里没有人，因为银幕上看到的图像都是反向的。那场电影演的什么？吴成根本没看，只记得影片中的老大沙里姆的手，被一双皮鞋踩住了。可吴成的手，却没被任何东西踩住，而是活动自如。他的手借着夜色，紧紧地抱着武媛。他觉得武媛的身体很软，自己的心跳也很快，他的手情不自禁地伸进了武媛的上衣内，武媛并未拒绝，而是把头伏在了他的肩上，嘴里发出微弱的呻吟。这无疑是一种暗示，他的胆子就更大了。吴成的手，顺着武媛光滑的小腹，慢慢地往上滑动，他摸到了一对柔软滚烫的乳房！他的心狂跳着，就像要从自己的胸膛里跳出来，他不能自制地把武媛抱得更紧。让她纤细的身体，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。可不知怎么的，他就觉得自己的下体一阵沸腾，心率

骤然过速，有一股黏糊糊的东西流了出来，几分钟后，冷风吹过，裤裆里冰凉一片。

也许是别无选择，也许是被真情所动，武媛选择了吴成。吴成和武媛就真的好上了，就在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，吴成的老爸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死了，病来的很快，死得很突然，就有人说，这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倔老头，是被吴成气死了！他接受不了这样的女人做自己的儿媳妇。再后来吴成和武媛就结婚了。那年头时兴旅行结婚，武媛又不想太张扬，两个人一商量，就去了趟北京，这婚就算结了。新婚夜是在北京部里的一个国营小招待所渡过的，吴成并没像其他男人那样，在洞房花烛夜里生龙活虎，而是格外地矜持，武媛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，真的会有见到自己的身体，依然这样坐怀不乱的男人。等他们旅行回来，时间长了武媛才知道，吴成那个方面不行，天生的少了一个蛋蛋，是个不算够格的男人！那天晚上武媛委屈地哭了，哭得天昏地暗，哭得花容失色。就为这，吴成也觉得，对不住自己的女人，作为补偿，他就放纵了她很多。

武媛结婚后就再也没上班，在家常年休病假。那个工段长侯新吉，即便有足够厚的脸皮，那个装配车间，他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听说他也停薪留职了，起初是在南方往北边倒卖些水果什么的；后来中苏边境开放了，他就在满洲里搞起了中苏的易货贸易，在那里发了大财！武媛在家闲待了一段时间，觉得闲极无聊，就经常去刚刚红火起来的舞厅里打发时间。时间一长，就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男人，经常和他们在一起，也就有了她自己的社会圈子。这些事儿，吴成其实都知道，可也管不了她，也没理由去管，也不想管，总不能把个如花似玉的媳妇，就这样摆在家里，活生生地给放蔫巴了，吴成的处事原则就是，只要能保住这个家不散，一切条件都可以放宽。当然，若是允许的话，自己再能有酒可喝，其他的事儿，就由武媛去了！

吴成第二天就上班了，他害怕车间主任真的扣他工资，他知道“老团长”要是较起真儿来，那可是六亲不认。可没到中午，就传出吴成出事了。

吴成一早来到了车间，在工具箱旁一边换工作服，一边美滋滋地哼着二人转小曲儿：

大盘腿
露花衫
奶孩子
敞着怀
得蜡梅哟依哟哇
雪白的小汗襟露出来哎咳呀！
当人群解纽扣
有点抹不开
.....

吴成正唱得起劲，又觉得肚子中的几两白酒有些捣乱，就一路小跑着去了厕所，刚解开腰带，就看见小便池子里，一个黑色的硬质盖儿虫，有手指肚大小，正在里面漫无目的地乱爬，他就来了精神，瞄准盖儿虫，撒了一泡长尿，把那只无辜的盖儿虫，反复多次地冲得人仰马翻。他感到很惬意，哼着小调走出厕所，借着微微的酒劲，随便地到处走走，像是领导在视察。

吴成现在虽然还在冲压车间，却调到了检修组当上了电工。电工的工作很清闲，在兵工厂的一线车间里，流传着这样的格言：紧车工、慢钳工，溜溜达达是电工。这是“老团长”破例给安排的，是为了照顾他从小体弱多病，也是完成吴成他爹临死前对“老团长”提出的夙愿。“老团长”答应了这个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一辈子唯一的要求。吴成他爹在抗美援朝时，是“老团长”手下的汽车连连长，在一次战斗中，他们的汽车被美国飞机炸着了火，“老团长”的头负了伤，昏倒在车上，吴成他爹愣是从燃烧着的驾驶楼里把“老团长”抱了出来，刚离开汽车几米，汽车就爆炸了。过后“老团长”才知道，吴成他爹在救他时右手的两个指头已经被炸弹炸飞了。他俩转业后，吴成他爹就在五三四九厂运输处当处长。两个人可是过命的交情。

说心里话，吴成对“老团长”又恨又怕，恨的是老爹没了，又来了个编外的爹，还要接着管自己；怕的是“老团长”不讲情面，要是真的惹恼了他，

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最重要的是，仿佛他做什么事儿，这个田叔都看不惯。

冲压车间是几百人的大车间，车间举架很高，四周是通体的大玻璃窗，白天采光条件好，若是发生危险，车间内发生爆炸事故时，玻璃窗的破碎，会起到减压的作用，从而避免爆炸对厂房的破坏。那个时候，兵工厂的车间都是这种形式。车间的上方是两部天车往返穿梭。下面是一台三十万吨水压机，车间生产时机器轰轰作响，噪声很大，两人相对讲话，却听不清对方说话的声音。吊车与下面相互的沟通全靠旗语和哨声。工人们各自忙碌着自己手中的活儿，但忙而不乱，井然有序。三十万吨水压机是冲压车间的主要设备，在六十年代，这台我国自行生产的水压机全国仅此一台。那时，就这台水压机，就够全厂职工骄傲一阵子的了。冲压工是个结实的小伙子，也许是太热了，他把工作服系在了腰上，脖子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胸大肌和胳膊上的肱二头肌，高高地隆起。他从工作台上拿起一块已经切好的几十斤重的钢制棒料，把它娴熟地填进水压机下方的模具里，脚下一踩，冲压机的活塞带动着上面的模具，咆哮着压在那块棒料上，只听“咣当”一声，模具中的那块钢制的棒料如同泥做的一样，转瞬就被压伸成了炮弹的壳体形状，然后活塞抬起，冲压工把壳体用铁钳夹住，装进旁边一个大铁笼中。随着“咣当咣当”的声音，铁笼被装满了，跟着清亮的口哨声响起，车间上方的天车在地面的旗语指挥下，吊起几吨重的铁笼，转到了下一道工序。吴成第一次来车间上班时，就被这道工序吸引了，他爱看这个过程，感觉到这个过程中，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气势！他单薄的身体站在这台巨型的水压机前，是那样的渺小。看着水压机把棒料轻而易举地变成了钢壳，他的舌头被吓得伸出了老长，晾得冰凉，半天回不去。他不知道，这个家伙哪来的这么大的力量。吴成每次来到水压机前，都要走一会儿神，他的身体单薄得像一只小柴鸡，可他似乎崇尚力量。

忽然，水压机的仪表发出了“呜呜”的蜂鸣声，冲压工一阵紧张，马上停了机器，车间里的噪音立马小了很多。那个健壮的冲压工，擦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回头找检修组的人，正好看到溜溜达达的吴成，先是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冲着他招了招手，吴成并没发现有人向他招手，独自一个人还在迈着方步，在车间里面闲逛。冲压工疾步走到他身旁，闻到一股酒味，就冲着